



文体社会

九载童年生活

科特与上海的缘分要从81年前说起。1939年,为逃离纳粹德国的迫害,年仅1岁半的科特跟随父母和4岁的哥哥从维也纳坐火车到意大利,又坐船辗转来到上海。为了谋生,父母用带来的一台缝纫机,在东大名路开了一家制作手提包的店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虽然战时在上海的生活很艰苦,但科特的童年回忆很美好,不仅没饿过肚子,还去南京路、外滩很多地方游玩,“和平年代的小朋友过的生活我一样也不落”。去年2月,科特带着妻子和女儿女婿到亚洲旅行,特地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参观。看到幸存者名单墙,科特一眼就找出当年自己一家四口的名字,“对,这就是我。我家原来的姓氏就是 Wickelholz。”

纪念馆志愿者杨滕陪同科特一家寻访了他曾经就读的嘉道理学校旧址,还去了当时居住的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一带。科特记得自己家住在爱尔考克路口的第3幢房子一楼,路口第一家是老虎灶,他家里还有当时用来买热水的竹签子,第5家住着德国来的一位拉比,他的女儿索尼娅是科特4岁时的第一个女朋友……



科特(中)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一年图书漂流

1948年,科特一家由英国的亲属担保,离开上海到伦敦定居。科特继承了父母做手提包的生意,业余时间他喜欢收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籍,只要是和犹太民族有关的书籍,他都会买来收藏。70多年来,他已累计收藏将近1万册,其中还包括很多关于犹太人避难上海的书籍。

了解到科特的故事后,纪念馆馆长陈俭邀请这一家四口共进午餐。当科特听说纪念馆计划扩建并建立一座图书馆时,他立马说起自己家里收藏了上万本犹太历史文化书籍,并且愿意捐赠出来。几年前,科特被查出了肺癌,这次亚洲旅行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为这些书籍找到合适的归宿。

科特一家离沪后,陈俭多次联系他们确认捐书事宜。按照书籍跨境流程规定,需要先报送一份书目。然而,整理近万本书对于一个八旬老人来说工作量实在浩大。心急如焚的陈俭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否走特殊程序?先将书籍运送到上海自贸区保税仓库,再组织人员到仓库整理书目,发给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书籍就运到纪念馆,不通过的则按照海关规定处理。

奔波协调后,这一想法终于变为现实。去年7月31日,科特珍藏了几十年的书开启了异国搬迁之旅。自贸文投先后四次派人上门,终于集齐8100本珍贵书籍。12月初这批图书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货轮。大家满心期待的图书扬帆起航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海运,这批书籍于今年大年初一抵达了上海港。

但受疫情影响,港口迟迟无法正常作业,船未能第一时间靠港。有序复工后,远渡重洋的书籍终于在2月下旬顺利进入自贸区保税仓库。4月初,纪念馆组织了志愿者团队进入仓库对图书进行编号整理,随着新纪念馆开馆的临近,这些跟上海有着特殊缘分的书籍昨天终于送达纪念馆,来到了上海的新家。

后记

走上纪念馆三楼,科特再三嘱咐的一句话贴在醒目处:“永远感谢上海在1939-1948年间拯救了他们全家。”为了迎接藏书,纪念馆将三楼打造成图书馆。

一箱箱藏书搬上了楼,第一本书取出被放在了樟木书柜上,这是一本英文版上海旅游指南,或许,科特一家去年来到上海旅行,正是用这本书提前做的攻略。这批书籍里,有不少关于战争年代的历史书籍。待到扩建后的纪念馆正式开放,游客可以翻阅这些书籍。就连科特本人也迫不及待,“希望疫情稳定后,我可以有机会再来上海,再回到纪念馆翻一翻我的这些藏书。”

本报记者 赵玥

用化学武器,他是70多年前“北瞳惨案”的幸存者,即使过去了70年,他仍不能遗忘15岁的自己,没有抓住妹妹的手,意味着永别。2003年,藤本安马等日本人为了谢罪再次来到北瞳村。藤本说,“我生产的毒气杀害了中国人,我是罪犯。”李庆祥却说,“你们也是被逼的,也受到了伤害。”

《亚太战争审判》纪录片之所以要拂开落在历史上的厚重尘埃,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亚洲人民共同的希冀,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祈愿——世界和平。
本报记者 吴翔



经过一场13个月的颠沛,八旬犹太老人捐赠的8100册书昨夜入住新家

上海方舟 一生的守护

昨晚8时20分,一辆红色卡车稳稳地停在位于长阳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口。工人打开厢门,卸下了10木箱共计8100册书。书的主人是曾经的犹太难民,如今已82岁的老人科特·威克。通过越洋电话,科特得知毕生收集的关于犹太民族历史的书籍安全抵达,欣慰地说:“我的书,终于找到了最适合的新家。”



▲ 1947年,科特(上中)和家人在上海的合影



■ 科特去年在幸存者名单墙上找到自己一家人的名字

拂开落在历史上的尘埃

上海出品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创作背后

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七十多年,但历史不应被后人忘记。很多人都知道“东京审判”,其实二战后,八个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相继成立了50多个BC级战争犯罪法庭,它们和“东京审判”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同盟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犯审判图景,史称“亚太战争审判”。上海出品的八集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正在热播。

如今,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已经成为美丽的度假胜地,摄制组看到,岛上有一个被火焰熏黑的山洞,诉说着当年战争的残酷。那是1944年,有“马来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在菲律宾巴拉望岛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同年12月,约150名美军战俘被日军赶入岛上的防空洞,并向内放火进行焚烧。战后,美国设立在马尼拉的法庭对山下奉文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也是人类史上首次关于指挥官责任的判决。最终,山下奉文被绞死在这里。

在风光美丽的新加坡,编导朱文佳在那里遇到了80多岁

的新加坡华人胡振华,他曾是中华总商会负责肃清大屠杀受害者挖掘工作的总管,自己也挖了将近六年的骨骸,位于市中心的和平纪念碑脚下的死难者骨灰,就是他当年亲手埋下的。

在日本也有一座小岛——大久野岛。漫步在这个小岛上,可以看到90多年前建造的毒气发电厂和贮藏库等遗迹。大久野岛毒气工厂成立的12年时间里,共生产了糜烂性的芥子气,呕吐性的二苯胂肿,窒息性的光气等各种毒剂6600多吨。美军登岛后,仍发现了大量还没有被处理的毒剂,之后将这些毒剂都运到了太平洋上,沉到了太平洋底。在大久野岛上,编导敖雪见到如今90多岁的藤本安马,他曾经在毒气厂里工作过。当年,藤本亲眼看到因吸入毒气而当场毙命的工人。目前曾经在大久野岛上工作的工人只有6位还健在,但是藤本是唯一愿意说出事实真相的人。

在拍摄过程中,敖雪在河北定州北瞳村遇到了李庆祥老人,这里曾是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日军曾多次对根据地人民使